



卷之三

卷之三



第九七二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圖書編(五)
附章斗津先生行狀

明章漢撰
明萬尙烈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圖書編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九十四

皇明郊社宗廟聖廟三禮總敘

明 章潢 撰

太祖勤民育物敬共明神博考經誼釐正祀典二丘始分而中合四廟先異而後同明堂肇於周經我則郊焉而侑仁祖太公遺於漢寢我則廟焉而祔宗人有其舉之至存佛老之宮無可考矣寧缺補嘗之義蓋其酌今古通幽明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卷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絕地天和上下時因而因或沿於七代時革而革可考于三王殷殷乎秩秩乎撫世宜民神道設教不可以有加矣當是時議禮之臣李善長宋濂詹同陶安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諸君子皆能尋則夷形取法萃渙條章品式以授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

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躋寄衷正覲諸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王 宮

繪圖監生臣董 椿

生於百年迂遠而關於事情矣列聖相承式遵成憲建文撤

仁祖而郊高皇仁宗因高皇而進成祖迨至憲宗升祔有祧

寢之議孝穆登饗有奉憲之議情文恩義不得不然也其他稍

有注措不過微文細故之間而已世宗皇帝天德高明聖學

純邃孜孜三重休洽百神郊禘廟祧社稷禩雪帝王聖師雲

雨風雷岳鎮海瀆農蠶醫牧老君仙子山公水伯司舟

宗匠靡神不舉商宗彤日徒云豐眠周王雲漢僅爾弭

災孰若世宗皇帝發九世積德而垂常經也嗚呼盛矣

古祀天神總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二

大祀

郊祭天南郊每歲冬至行之

春

夏

秋

冬

迎春東郊
祀青帝
寅賓出日
夕月

迎夏南郊
祀赤帝
祀黃帝
致日

迎秋西郊
祀白帝
寅餽內日
雨師

迎冬北郊
祀黑帝
祀黑帝
致日

祈穀于上帝
狩獵于上帝
柴于岱宗

柴于南嶽
祭火
大享帝

柴于西嶽
祭司寒
柴于北嶽

柴于天宗
祭司中
司民
司祿

非時祀
虞舜類于上帝
湯告于皇天
武告于皇天
大災禱祠于上下
神祇
周公營成周用牲于郊
大師類于上帝

大社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大社

祭地方澤每歲夏至行之

王社

侯社

大夫成羣立社

春

夏

秋

冬

元日祀民社

祀萬

祀窪

祀中富

祀社稷

祀門

祀行

祀井水

祀萬

祀方社田祖

祀萬

祀窪

祀中富

祀社稷

祀門

祀行

古祀地祇總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三

郊社名義

國書編

郊特牲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又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雪宗祭水旱也大司樂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正祭也以其在郊外南方之

圜丘故名之為郊四面各設天神蓋日東月西風師東雨師
西星則或南或北也自冬至祭天後每日以次而祭天神或使諸臣命秩同者攝之同此同樂故曰天神皆降非謂百神從祀也古者大祭祀必七日成三日齋蕡祭日月四望等神

而皆如此日亦不足矣惟子祭天後行之或于時日而攝祭既得精意于大祀又得精意于次祭而亦不失其為致齊也

祀五帝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大小司寇禋祀五帝或疑天一而已不應有五疑後世纂入之文是不然周禮金經文誤者寡雖纂入不應數處皆然蓋天體雖一而氣之流行截然不同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月令曰盛德在木之類是矣故王者因其氣之至而祀之也夫天無心也一陽之生天心于是而見故冬至以祭天帝無形也五氣之易帝之主帝之是見故于四孟季夏以祭五帝然祭雖有五但因其方氣之不同而其禮物亦異非天實有五也至其所配則以五人帝而其從祀又以五神人者蓋上古聖人繼天而王其性雖無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圖書編
不全其厯數受命必各得其氣之盛若太皞以木德王周人以火之類又古者神明之臣皆能燮調元和司天司地各有攸職世執其功如重為勾芒黎為祝融該為蓐收歲及熙為玄冥其功不可掩故必配以五人帝而從以五神人或又云祭不欲數上帝一歲五祭無乃煩而不敬乎蓋元后者天之元子故事天之禮一視其禮考而時祭不為數也

迎氣

月令先立春三日天子乃齋立春之日迎春于東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皆如迎春禮

致日

堯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敬致春分朝日秋分久月

大祁大雩大享

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辰天子親載耒耜周頌臣工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大雅雲漢篇不殄禋祀自郊徂宮月令季秋大享帝小雅來方禋祀以其驛黑月令孟冬乃祈來年于天宗類虞書肆類于上帝湯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大雅是類是禡武成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庚戌柴望召欽定四庫全書卷九十四

圖書編
誥用牲于郊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小宗伯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祇太祝太師類于上帝類于郊故曰類

柴

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

十有一月朔巡狩如岱禮孝經曰宗祀文王子明堂以配上帝

大社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大司樂夏日至于澤中

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降可得而禮矣又曰以

夏日至致地不物鬼

四時社祭

春祈穀于方社田祖夏禦水旱冬大蜡 大司馬春
火礮獻禽以祭社秋羅礮致禽以祀祊 詩以社以
方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王社

祭法王自立社曰王社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歲類社
稷則為位 大祝國有大故天歲彌祀社稷禱祠大師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
卷九十四

六

宜于社及軍歸獻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反行舍奠 小

祝有寇戎之事祀于社

后土為大社
冢主為王社

大封先告后土

軍社

大司馬小宗伯師帥有司立軍社 大祝大師設軍
社甘誓不用命戮于社

毫社

商之舊社

周禮郊社總論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
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嘘而萬物生此天

道生物之始也故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吸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鍾為宮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於上帝望於山川歲二月東巡狩則柴於岱宗秩望於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者謂做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位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祇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

北郊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人文欲行郊社之禮者未聞以南郊為難而常以北郊為難夫五月雖盛暑之月他事之當舉他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

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為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
卷九十四

哉崔靈恩孔頤達與杜通典亦謂是郊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為不可行之禮至宋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為言於冬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因諸儒一時謬誤之言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一也告祭不拘其事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

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為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宜欺我哉

祀天總叙

天子之禮莫大于祀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所從來尚矣周官大司馬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
卷九十四

以配天所以重報本反始之義而其禮則貴誠而尚質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滅學西戎之俗立時以祠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畤兼祠黑帝至於武帝有雍四畤之祠又有渭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王莽諂事元后傳會昊天有成命之詩合祭天地同牢而食其羹尤甚光武祀太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廢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

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
曜魄寶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

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
於圜丘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于四郊王者各稟

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于夏正之月祭于

南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季春秋大享于明

堂是也宗王肅者則以天地為一安得有六一歲二

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參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為尤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承徽中從長孫無忌等

議廢鄭玄義從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馬宋太

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

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之

後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國俗拜天于日月山成宗

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

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郊文宗至順以

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國朝初分祭天地于

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仁祖淳皇配其

從配則惟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皇帝每歲親祠奉

酌成周唐宋之典以適其中蓋不牽惑于鄭玄識緯

之說可謂明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十一

郊祀義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窮本極始而天地之性可得也主日日天之主也天無明日為之萬物所視以作息天之有日猶心有知故主之也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圜丘郊南之高丘也因高事高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天地之性以成而明幽三為一者若可覩也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卜之日王立於澤以親聽誓戒澤下流也天有至教庸庸祗祇式欽式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
卷九十四

三

承面稽天之道也郊非迎長之祭乎有期日而作廟卜之何也容孟春祈穀孟冬祈年也至之日尊微陽而郊有期日惟天祈年必卜吉無期日亦惟天也成百官百工也成百姓于廟門內百姓王族姓親之也先十日容散齊致齊齊不齊致虛極而王心唯天也太史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嚴事也事協禮而後嚴乃習射於澤宮選與於祭者嚴百執事也王致齊玉府共食玉玉陽精天之性也鬯人共秬鬯

給淬浴祀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潔清也潔清天德也大宗伯涖玉鬯省牲鑊詔大號與大禮禮號鬯玉禮之宗秩宗之所守也大司樂既宿縣遂以其聲展之殷薦主樂樂主以聲音詔號也祀之日鶴人夜晦旦以昭百官巾車鳴鈴以應之戒夙作也典路出玉路贊駕設玉路以祀也王皮弁以聽祭報待事也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贊贊事也王服大裘而祀大裘反始也戴冕藻十有二旒繁纓十有二就而祀大裘反始也戴冕藻十有二旒繁纓十有二就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編
卷九十四

四

建大常十有二旛則天數也龍章而設日月則天象也樂奏王夏乃出王取路犯輶遂驅之肅趨事也先夕掌次張麾案設皇邸為王次王即以立馬大司樂乃奏圓鍾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以迎神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禮神祀至尊用盛樂也禮神之玉以蒼璧牲及幣皆如玉之色尚其色也牲用一犧犧在滌三月貲誠也誠天德也大祝逆牲入司徒奉之大宰贊王牲事王親牽而鹿之碑而射之

柴而燔之謂之禋祀禋之言禋也報氣也小宗伯逆

暨大宗伯奉之小臣沃王盥而共之麗用陶匏席用

蒲橐桔槔其實也貴天地之性暢用黃目清明中通

象天也司烜氏以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

月而祝執以號明水火天地之性也秩芻合百縣鄉

為田燭鄉汎埽反道土斬之不命而民聽上則合萬

物於天也夫天德至矣舉天下之物無足以稱其德

者諦萬民致萬物禮反本樂復古誠竭慎盡而後天

神可得而降也

潛學稿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帝莫非天何得云嚴父
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

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
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

祀天祀帝之辨

矣

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
示内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蒙絳疏布輝杓素車
之乘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也執鎮圭繯藉五
采五就旗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六變之音黃鐘
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
大裘以其自然外被龍裘戴冕藻以致其文飾不

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

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與言昊天上帝則

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與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魚存馬周官司裘掌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

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于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五室有漢以來皆于五室以祭五帝惟晉秦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皆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曰上天曰太乙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掌百官之誓成祀大神亦如之五帝異乎天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裘韞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矢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十四

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五室有漢以來皆于五室以祭五帝惟晉秦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皆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曰上天曰太乙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

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入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宣講求以正之

人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禮祀五帝之禮

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以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于圜丘兆五帝于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帝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館
卷九十四

十一

禮天皇大帝在北極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

帝太微之帝也

晉書天文志中宮鈞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史記天官書

大微三光之庭其

內五星五帝座

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

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

郊祭考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中央黃帝秋少昊冬顓頊魏相曰大昊東震軌規司春炎帝東離軌衡司夏少昊乘兌軌矩司秋顓頊東坎軌權司冬黃帝乘坤艮軌繩司下土素問謂春陽氣蒸而中厥陰升陽氣降有高下而中衛冬陽氣

居下而中確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果以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為誤矣

欽定四庫全書

圖書館
卷九十四

十一

於腎為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鵠於色有青黑

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

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皞顓頊高辛唐虞為五

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

言后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而不及后土者註謂其省文耳分配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從之庶得其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

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多與社並則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宜得為瀆乎况一年之

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為瀆亂龐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說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

歲正也歲正首舉上天之祭至于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祀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非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我聖祖初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復為合祭

信非無徵之言也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

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制于四千餘載之後矣萬世所當遵守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王者祭天以柴燎精祿謂之禋語其感格謂之類指其方孔謂之郊指事典名其實一也大司樂圓鐘為

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澤中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

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胡宏曰樂六變而天神降怪之辭也曾不知樂所以尊和禮所以為節作禮乃所謂以禮禮神也宣待神降祇出然後行禮哉按天地分祭之說始見于周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于

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駢尚赤也用犧貴誠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此

郊祀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玉幣郊特牲帝牛不吉

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

此言祀天之
牲周禮司服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楊復曰天帝一也以一字言

則祀天享帝之類以二字言則格于皇天殷薦上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編
卷九十四

三

之類以四字言則惟皇上皇帝昊天上帝皇天上帝之

類以氣之所主而言則隨言隨方而立名而青帝赤

帝黃帝白帝黑帝之類其實則一天也在鄭玄始分

為六天之說皆以星象名之又附以緯書謬妄不經

之甚王肅引經傳以排玄失併圜丘于郊似矣然人

謂五帝非天而用家語之文則非也鄭則失矣王亦

未為得也夫祀天祀五帝皆聖人制禮之條目非如

鄭氏分天六也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

智性之心隨感而應者也

鄭玄分六天以星象名之
謂昊天上帝北辰也謂五

帝太微宮五帝座星也又附以緯書如北辰曰曜寬
實之類王肅用家語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
為五帝按漢儒附會為六天之說既有昊天上帝又

有太乙大帝人有太乙感生帝皆非正禮也蓋天無
二日民無二王固無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

凡所謂天王太乙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

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

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

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謂上帝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編
卷九十四

三

稱號又于昊天之下加以金闕于上帝之上加以玉

皇夫金玉為物滯于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

之所寓也顧以世俗所尚者為上帝之尊稱其亵瀆

甚矣且老聃生于周末死有孫及子乃人鬼也而躋

之天神之上且不可况上帝乎唐玄宋微宗本欲尊

天而不知其棄天也其后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

非天之所譴也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謙為異教之

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